

欧亚备要

王欣 著

吐火罗史研究

(增订本)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吐火罗史研究

(增订本)

王欣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吐火罗史研究 / 王欣著. — 增订本.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欧亚备要)

ISBN 978-7-100-13000-4

I. ①吐… II. ①王… III. ①古代民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2233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吐火罗史研究

(增订本)

王欣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000-4

2017年5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 3/4

定价: 48.00 元



欧亚 备要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陆欧亚学研究中心

主编：余太山 李锦绣

编者的话

“欧亚备要”丛书所谓“欧亚”指内陆欧亚（Central Eurasia）。这是一个地理范畴，大致包括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东中欧。这一广袤地区的中央是一片大草原。在古代，由于游牧部族的活动，内陆欧亚各部（包括其周边）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有了密切的联系。因此，内陆欧亚常常被研究者视作一个整体。

尽管司马迁的《史记》已有关于内陆欧亚的丰富记载，但我国对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长期落后于国际学界。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并开始急起直追，严格说来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筚路蓝缕的情景，不少人记忆犹新。

由于内陆欧亚研究难度大，早期的研究者要克服的障碍往往多于其他学科。这也体现在成果的发表方面：即使付梓，印数既少，讹误又多，再版希望渺茫，不少论著终于绝版。

有鉴于此，商务印书馆发大愿心，选择若干较优秀、尤急需者，请作者修订重印。不言而喻，这些原来分属各传统领域的著作（专著、资料、译作等）在“欧亚”的名义下汇聚在一起，有利于读者和研究者视野的开拓，其意义显然超越了单纯的再版。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出版时期、出版单位不同，尤其是研究对象的不同，导致诸书体例上的差异，这次重新出版仅就若干大的方面做了调整，其余保持原状，无意划一，借此或可略窥本学科之发展轨迹也。

愿本丛书日积月累，为推动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起一点作用。

余太山

前 言

吐火罗人在历史上的活动情况，一直是一个令众多中外学者感到困惑的问题。有文字记载以来，东西方各种文献中有关吐火罗人的记录时隐时现，且多语焉不详，矛盾抵牾之处比比皆是。所以，仅靠文献记载复原完整的吐火罗人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吐火罗人在古代东西方民族、文化交流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所处的不可或缺的特殊地位却早已为人们所认识（季羨林 1982）。可以说，所谓的吐火罗问题（Tocharian Problem），是任何研究印欧文明起源、东西民族文化交流、中亚西域文明的学者所无法回避的一个课题。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国际上对吐火罗历史的研究始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迄今已逾百年。其背景则是吐火罗语文献的发现与成功解读。吐火罗语文献主要发现于中国新疆的库车、焉耆、吐鲁番一带，它用古印度婆罗谜（Brāhmī）字母中亚斜体书写，属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系 Centum 语支的西北组（North-West Group）。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吐火罗语是迄今所知最古老的原始印欧语的一支（Adams 1984），这暗示着操吐火罗语的古代库车（龟兹）、焉耆、吐鲁番（车师）的早期居民有可能是一支最古老的原始印欧人。新疆所出佉卢文书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古鄯善王国（从精绝至楼兰一带）的土著语言亦为吐火罗语（Burrow 1935），表明塔里木盆地南缘诸绿洲上的早期居民很可能也是原始印欧人。因事关原始印欧人的起源问题，故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历史的研究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注意，其势至今尤甚。有关论著亦汗牛充栋，涉及领域十分广泛，其中又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居多（Krause and Thomas 1960、1964）。与吐火罗语

文献的研究相呼应，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列维则结合汉文文献与西方文献的有关记载，对吐火罗语流行的龟兹、焉耆地区的历史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冯译 1957a）。20 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这些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参见本书参考文献部分）。

问题在于，西方文献中所指称的吐火罗（Tochari）最早却出现于中亚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他们以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而著称，这一地区也因之被后世称为吐火罗斯坦。这一点与汉文文献的有关记载完全一致，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其地为“覩货逻国故地”。然而这里却并未发现任何所谓的吐火罗语文献。此外，东西方各种古代文献亦从未明确指称龟兹、焉耆地区的古代居民为吐火罗人，这就使得文献中的吐火罗人与所谓的吐火罗语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产生相互脱离、似乎又互不相关的奇特现象。所以，自 1907 年德国学者缪勒将龟兹、焉耆古代文书中所记录的语言比定为吐火罗语以来，有关吐火罗语定名问题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冯译 1957a）。近年来，中国学者多倾向于将所谓的吐火罗语（甲、乙两种方言）定名为焉耆语与龟兹语（李铁 1984）。以地名命名古代民族所操的语言是否合适姑且不论，这样做本身也是对所谓的吐火罗问题的回避。

由于希腊文献和汉文文献最早都曾提到吐火罗人早期在河西走廊及中国北部活动的某些迹象，加之吐火罗人余部在河西一带的活动又为 9 世纪的于阗塞语文献所证实，这就使得吐火罗人的历史显得更为扑朔迷离。西方学者通过汉文文献中有关古代河西走廊的民族分布与迁徙情况的分析，多倾向于将进入中亚的吐火罗人比定为月氏，但仍未解决吐火罗人何以会到达河西走廊及中国北部，塔里木盆地何以又有操吐火罗语的原始印欧人群分布等问题。而且，在汉文文献中，中亚吐火罗人（大夏）与大月氏人明显是区分开来的（《史记·大宛列传》）。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塔里木盆地发现的大量当地古代居民的遗骨和干尸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重视。中国学者韩康信等已经通过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证明，塔里木盆地的早期居民中有大量的原始印欧人群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授梅维恒（Victor H. Mair）于 1995 年则集中了世界各地的学者，从考古学、历史学、体质人类学、比

较语言学甚至遗传学等角度，全方位地探讨了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的遗骨（体）与吐火罗人或原始印欧人联系的可能性（JIES 1995）。1996年他还在美国召集了以吐火罗问题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吐火罗人的神秘面纱终将被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所揭开。

针对吐火罗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通过考察历史上吐火罗人迁徙活动的情况，说明他们向东发展的过程中曾分布于塔里木盆地南北部。东徙河西走廊的吐火罗人的活动范围曾到达了中国北部地区。此后这支吐火罗人除少数进入祁连山之外，大部分又经过天山北麓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最后越过阿姆河，进占巴克特里亚。在此期间，各地吐火罗人之间相继失去联系，并进而分道扬镳，独立发展，逐渐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尼雅至楼兰一线，北缘的龟兹、焉耆地区，河西走廊西部山谷地带及中亚巴克特里亚等地形成几个活动中心。鉴于中外学界在古代库车、焉耆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上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已形成了龟兹学的雏形，我们这里主要研究、探讨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南缘和中亚吐火罗人的历史活动，即上述地区的吐火罗人发展史。限于篇幅，其经济、文化方面涉及较少。

早在1936年，伯希和教授就已经指出：“吐火罗语问题是一种必须深知中亚历史始能答解的问题，可也是一种最难答解的问题，因为就现在我们的知识程度说，有些答解互相抵触，好像任何答解皆可包括在内。要使问题明了，只能做陆续接近的研究，各人利用前人研究的成绩，整理自己的主张，而作为一种暂时学说，然而仍旧未能掩盖其弱点。”（冯译1957a）这种情形从总体上来看至今仍未改变，本文概莫能外。我们只是尽可能地吸取各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将吐火罗人的早期活动遗迹同其迁徙活动联系起来考察，并力图从总体上把握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吐火罗人的历史发展情况。事实上，本文许多推论仍不成熟，尚祈方家批评、指正，并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完善。

英国著名的中亚史学者塔恩（W.W.Tarn）曾经抱怨说，吐火罗人的族属和语言是一个最大的难题，他甚至打算置之不理（Tarn 1951）。当然，最终任何人也无法回避这一问题。迄今为止，汉文文献仍然是记载吐火罗人历

史活动最早也是最丰富的材料。中国是吐火罗语文献的发现地，也是历史上吐火罗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搞清吐火罗问题的真相，中国学者都责无旁贷。在各方面条件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如吐火罗语知识的欠缺），我们只能勉力为之，以求引玉。

目 录

第一章 吐火罗的族名与族属

第一节 吐火罗的族名 1

第二节 吐火罗的族属 18

第二章 吐火罗人的族源及其迁徙与分布

第一节 吐火罗人的族源 23

第二节 吐火罗人的迁徙与分布 27

第三章 河西走廊及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吐火罗

第一节 吐火罗人在河西一带的活动 46

第二节 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吐火罗人 55

第四章 吐火罗在中亚的前期历史活动

第一节 吐火罗集团对巴克特里亚的征服与大夏国的建立 78

第二节 大月氏统治下的吐火罗与贵霜王国的建立 91

第三节 第二贵霜王朝的衰亡与吐火罗诸部的独立 102

第五章 西突厥统治下的吐火罗与吐火罗叶护政权

- 第一节 突厥在中亚的扩张与西突厥统治下的吐火罗 110
- 第二节 唐经营中亚与吐火罗叶护政权在吐火罗斯坦的统治 124
- 第三节 吐火罗叶护统治时期的中亚形势与吐火罗斯坦的突厥化 135

结 语 150

Summary: A Study of The Tocharian History 152

附 录

- 印欧人的起源与吐火罗人的迁徙: 学术史的回顾与方法论的思考 162
- 丝绸之路中段的早期印欧人 179

参考文献与缩略语 195

索 引 206

后 记 224

Contents

Chapter I The Name and Raci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Tocharians

1. The Name of Tochari 1
2. The Raci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Tocharians 18

Chapter II The Origin of the Tocharians and Their Migration and Distribution

1. The Ethnic Origin of the Tocharians 23
2. The Tocharians' Migration and Distribution 27

Chapter III The Tocharians in Hexi Corridor and the Southern Fringe of Tarim Basin

1. The Tocharians' Activities in Hexi Corridor 46
2. The Tocharians in the Southern Fringe of Tarim Basin 55

Chapter IV The Early Activities of the Tocharians in Central Asia

1. The Tocharian Groups Conquer Bactria and the Foundation of Daxia Kingdom 78
2. The Tocharians under the Rule of Da Rou-zhi and the Foundation of Kushan Kingdom 91
3. The Decline of the Second Kushan Dynasty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Tocharian Tribes 102

Chapter V The Tocharistan under the Rule of Western Turks and the Tocharian Yabqu Regime

1. Turks Expansion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Tocharians under the West Turks 110
2. Tang Dynast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Tocharian Yabqu Regime 124
3. Central Asia under the Tocharian Yabqu Regime and Turkization in Tocharistan 135

Conclusion 150

Summary: A Study of The Tocharian History 152

Appendix

Origin of the Indo-Europeans and Immigration of the Tocharians 162

The Early Indo-Europeans in the Middle Part of Silk Road 179

Bibliography and Abbreviations 195

Index 206

Postscript 224

第一章 吐火罗的族名与族属

第一节 吐火罗的族名

一、吐火罗一名的由来

古代东西方的各种文献中，包括那些曾流行于古代中亚地区而现在早已消亡的各种所谓的“死文字”里，有许多都曾提到过“吐火罗”之名。这些文献包括汉文、古希腊文（Greek）、于阗文（Khotanese）、粟特文（Sogdianese）、吐蕃文（Tibetanese）、回鹘文（Uygurese）、梵文（Sanskrit）和阿拉伯—波斯文（Arab-Persia）等，几乎涵盖了曾使用这些文字、在古代中亚地区活动的所有民族留下的文献，时间延续长达一千年。仅此一点就可以反映出历史上吐火罗人在这一地区影响的广泛性与深远性，及其在东西方民族关系和文化交流史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

关于“吐火罗”一名的由来，史无明征，其含义亦至今无从知晓，甚至在吐火罗语（Tocharian）文献中也没有发现“吐火罗”一词。人们对这一名称的认识始终是模糊的。但可以肯定，“吐火罗”是古代诸民族、国家对这一古老民族的称谓，并为后世所承袭。20世纪初以来，结合有关吐火罗人起源问题的讨论，国际上有学者曾对“吐火罗”一名的由来做了种种推测。著名的英国伊朗学家贝利（H.W.Bailey）教授认为，“吐火罗”（Tochari）一词（在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的名著《地理志》中作“Θογαρα”）原由两部分构成，即前一部分 to-（又作 tho- 和 tu-），后一部分 Gara（即 *γᾰρα）。前者（to-）相当于汉语中的“大”（ta）；而后者（Gara）则为一个

古代民族的称谓。该民族在8世纪的吐蕃文献中被称作 *Gar (吐蕃文献中共有三种形式: mgar、hgar、sgar)。在8—10世纪的于阗塞语文书中被称为 Gara, 主要活动在那一时期的所谓南山(即祁连山)中。贝利进一步指出, Gara (*Gar) 相当于托勒密《地理志》中的 Θογαπα, 汉文文献中的月氏(üetsi)。^① 贝利的研究对于探索“吐火罗”一名的来源无疑具有启发性。

据《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 月氏在公元前177—前176年被匈奴从河西逐往伊犁河和楚河流域的塞种故地以后, “其余小众不能去者, 保南山羌, 号小月氏”。这就是贝利将 Gara (*Gar) 比拟为月氏的根据所在。但在8—10世纪时, 这部分小月氏人早已与当地的羌人相融合, 并与这里的其他游牧诸族共同形成一个以地域(南山)为中心的多民族融合体。^② 被称作“仲云”, 或“众熨”、“众云”、“重云”、“种楹”等。五代时高居诲《使于阗记》中明确记载: “沙州西曰仲云, 其牙帐居胡卢碛, 云仲云者, 小月氏之遗种也。”^③ 小月氏之名此时已为仲云所取代而不复存在, 在敦煌汉文文书中又称南山人。^④ 他们后来成为吐蕃统治下的南山部族中的一部分, 相当于敦煌所出伯希和吐蕃文卷子1089号中的 Lho-bal (南人)、斯坦因敦煌汉文卷子542中的“南波”。^⑤ 而在敦煌于阗文文书中, 仲云则被称为 Cimuda (Cumud 或 Cimnda)。^⑥ 故以8—10世纪时期的 Gara (*Gar) 比称月氏似有不妥。此外, 在贝利等学者看来, 月氏即吐火罗, 这恐怕也是他们将 Gara 称作月氏的一个前提。正如后面所论述的那样, 我们认为月氏和吐火罗尽管关系十分密切, 但两者显然分属不同的民族, 不能将他们简单地等同起来。因此, 我们同意贝利将 Gara 比作吐火罗的观点, 但不认为 Gara 与月氏同族。

著名的伊朗学家亨宁(W.B.Henning)曾将吐火罗人与西亚楔形文字中所出现的古提(Guti)人等同起来, 在他看来, Guti人是吐火罗人的前身, 公元前三千纪之末和其兄弟部族Tukri人离开波斯西部远徙中国, “月氏”一

① Bailey 1970, pp.121-122.

② 周伟洲 1993, 第248—250页。

③ 《新五代史》, 3/918。以下所引二十四史均据中华书局简装校注本, 前为册数, 后为页码, 不另注。

④ 黄盛璋 1989b, 第5—6页。

⑤ 杨铭 1993, 第10—15页。

⑥ 耿译 1985, 第177页。

名最终源于 Guti, “吐火罗”一名最终源于 Tukri。他们则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①亨宁这一假说显然极富想象力,可备一说。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汉文文献中的“大夏”是迄今所知中外各种文献中对吐火罗人的最早记载。早在 1901 年,马迦特(J.Markwart)在其名著《伊兰考》(*Ērānšahr*, Berlin 1901)中首次提出“大夏即吐火罗”的观点,中国学者王国维、黄文弼等则进一步探讨了大夏(即吐火罗)人在中国北部地区的活动情况。^②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此仍有争论,但大夏即吐火罗这一观点近年来已日益为我国更多的学者所接受。^③正如我们下面所讨论的那样,早在先秦时期,大夏(吐火罗)就曾活动于中国北部及河西走廊一带,同月氏关系十分密切,二者多次并见于先秦时期的汉文文献中。可能在公元前 3 世纪后半叶,受乌孙、月氏战争的影响,河西一带的吐火罗人大部分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塞地。据研究,他们仍有一部分留在原地。^④留下来的这部分吐火罗人可能人数不多,主要活动于敦煌以南的祁连山中,在后世影响不大。有迹象表明,残余下来的吐火罗人集团在 8—10 世纪时仍活动于这一地区。上引高居海《使于阗记》中所记“胡卢磧”之“胡卢”即为“吐火罗”的别译。^⑤要之,则于阗文中的 Gara、吐蕃文中的 *Gar 和汉文中的“胡卢”所指的均是还活动于敦煌至罗布泊一带的吐火罗人后裔。所以,与其将于阗文和吐蕃文中的 Gara (*Gar) 比拟为月氏,倒不如将之视为吐火罗余众似更接近事实。如果以上推论不误,那么 Gara (*Gar) 很可能就相当于汉文“大夏”中的“夏”。正如贝利教授上文指出的那样,希腊文 Θογαπα 一词前一部分 to- (tho、tu) 相当于汉文中的 ta (大)。所以,我们认为,“吐火罗”一词很可能亦由两部分构成,即 to- 相当于汉文中的 ta (大) 之对译; *γapa, 相当于汉文中的“夏”,亦即于阗文中的 Gara、吐蕃文中的 *Gar。当然,无论是汉文文献中的“大夏”,抑或是其他西方文献中所记的吐火罗之名,其本身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指称吐火罗人的,在实际中则不能将其分开,更不能根据汉文字意将“大”、“夏”二字

① 参见徐文堪 1993, 第 6 页。

② 参见王国维 1959, 第 613 页。黄文弼 1981, 第 117—129 页。

③ 参见杨建新 1986、王宗维 1987、林梅村 1989、余太山 1992、季羨林 1993 等。

④ 余太山 1992, 第 28 页。

⑤ “胡卢磧”,有人认为是今罗布泊西南,见钱伯泉 1989, 第 67—69 页。